

皇太极至死不渝的最爱

那母兰珠

NAHAILANZHU

拉费比尤◎著

II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皇太极至死不渝的挚爱

那海兰珠

NAHAILANZHU

拉费比尤◎著

I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海兰珠/拉费比尤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2007. 11

ISBN 978 - 7 - 80188 - 929 - 4

I. 那… II. 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1872 号

著 者:拉费比尤

责任编辑:涂卫东

策划编辑:韩薇 郭晨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100011

电 话:010 - 64267325 010 - 64245264(传真)

电子邮箱:xiandai@cnkite.com.cn

印 刷: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17

版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80188 - 929 - 4

定 价:48.00 元(全二册)

第四十二章 退让

不知是因为淋了冷雨，还是因为亲眼目睹了一场悲剧，登基大典的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。几天之中，我的神志时而清醒，时而混乱，感觉身体就像在火上煎熬一般，脑海中反复播放的片断都是韩烨杰将利器插入心房的一刻。自从进入这个世界，我已经见证了太多人踏上不归路：厄吉娅、哈达公主，还有正蓝旗一千多将士。原本以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存状态，但是亲眼目睹韩烨杰的死还是给了我崭新的重度刺激。这个年代中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像风中火烛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灯灭魂散……

“她今日好些没有？”皇太极威严的声音自屋外传进来，打断了我游走迷宫般的无条理思绪。“回皇上，主子还是不停地发热。下午太医们都来瞧过了，写了张新方子。说是按照新药方服用三天，若是还不见起色，恐怕……”素玛的声音突然变得细不可闻。“来人！把三位主管御医给朕都宣进宫来，海兰珠一日不好，谁也别想迈出皇宫一步！”皇太极低沉的声音透着愤怒与焦急。门外突然一片安静了。

好像有人走到了我的床边，那人将手轻轻地覆盖在我额头上试体温。接着，一声沧桑的叹息声回响在寂静的屋子里。我知道是他。我想睁开眼睛，但是眼皮却像被压着集装箱那么重，似乎需要起重机才能抬得起来。我感觉得到他坐到了床沿上，他的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。又是一声震撼我心灵的叹息。

“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办？你究竟怎样才能好起来？”他连声音都似乎带着困苦。我紧闭的眼中蓄满了水。我也不想病，我也不想他如此难受。“海兰珠，求你——别这个样子！别离开我！我不能失去你，我承受不起。”他的手紧紧握住我锦被下的手。两颗眼泪自我眼角溢出，他伸手轻轻抚去我滴下的泪水，说：“你听得到我说话是不是？那么你给我听清楚了：你的命是我的，你没有权利放弃。不论多么辛苦，你都必须好起来！”他霸道地



命令着。

我突然很想抱抱他，可是我动不了。他伸出双手，插到我的腋下，有力的双臂支撑起我没知觉的身体，下一秒钟，我如愿地躺入他宽阔温暖的怀中。“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东郊骑马、看落日余辉。我保证不再自私地只顾朝政，将你扔在一边。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做过，所以你要快些好起来。”他的话突然在我面前织造了一幅令人心醉神怡的画卷。

“嗯。”我拼尽全力才发出细微的一声，估计除了自己谁都听不到。他小心地将我平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，俯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答应了，你可不能欺君啊！我等你好起来。”

接下去的几天，我努力地做着各种尝试。我尽量不吐素玛喂入口中的药汁，尽管那种苦味折磨着我的味觉。我禁止自己去胡思乱想，给自己足够的休息。我还努力尝试着睁开双眼。当我真正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光亮的世界显得那么动人。清晨的鸟叫声让我感觉自己像是重新活过了。

“主子——主子——您终于醒了！”素玛一张惊喜疲惫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嗓子冒烟说不出话来。几个御医冲了进来，会诊之后，居然激动地直说是奇迹。看来我确实病得很重了。

御医们都退出去之后，素玛为我倒了杯水。我斜靠在床头问她：“国汗……呃……不对，皇上呢？”“皇上早朝议政去了。主子这几天一直昏迷不醒，皇上几乎夜夜寸步不离。”素玛笑着对我说。“我究竟病了多久了？”我脑中有效的记忆确实有限。“回主子，整整七天了。自从庆典当晚您从翔凤阁的宴席回宫后，就一直高烧不退。”素玛边说边搭了件外套在我身上。

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天庆典晚宴上，似乎每个女人的眼光都那么诡异。哲哲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愤恨；布木布泰对我的敌意也是表露无疑；葛娅说话一直冷嘲热讽的；娜木钟与巴特玛虽然不多言，但是疏离之情也表现得透彻淋漓……我始终都是整个后宫的众矢之的。不论皇太极心里怎么盘算的，我清楚这个皇后之位我决不能坐。

我单手支着头，慵懒地卧着，眼睛时睁时闭。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中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皇太极略显憔悴的一张脸庞映入双眼。他给了我一个舒心的笑容，说：“你果然没有骗我。”他坐下来，拉我入怀，有些迷恋地轻轻耳鬓厮磨。我深吸着他身上特殊的男性气味，双手不经意间抚上他的脸颊，他脸上新生的胡茬很扎人。

“能重新看到你睁开的双眼真好！”他沉重的声音透着一种特殊的辛

酸。“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”我心痛他为我受的折磨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似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口。

我的身体一天天恢复了。皇太极几乎把全部用来补身体的珍贵药材都送到了我宫里。几天下来我发现了许多变化，我饮食用的器皿全部由瓷器换成了白银制品。我宫里莫名其妙地有了一队禁卫军。皇太极在的时候，有禁卫军不足为奇，但是皇太极离开的时候，禁卫军依然在我宫院附近守卫着。我好奇地问素玛原由，素玛却是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我越来越感觉怪异，我宫里每个人都是一派人人自危的状态。而且我生病期间，后宫没有一个人前来探望过。这点也十分奇怪。

当我无意间看到御医配置的药方时，突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。这配方上的红花、蝉蜕、金银花、鸢尾酮甙等全部都是用来解毒的，而非治疗伤风感冒。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？难道真的是伤寒吗？！

五月初十，皇太极命阿济格为征战大将军，进军居庸关，掀开了新一轮对明朝的战争。皇太极亲自率朝臣到盛京城外为阿济格等数万将士饯行。我身着普通满族男性旗装，坐在皇太极的御辇之中，估计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存在。我透过窗口的缝隙看到了以哲哲为首的后宫队伍，这令我越来越不了解皇太极的用意了。为何感觉他总像是在藏着我一样呢？

当阿济格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后，朝臣集体退走了，后妃们也被禁卫军护送回宫了。而皇太极却没有回宫的打算，他掀开马车的帘子，望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笑问：“可想骑马？”我很认真地点头说：“想！”他出手一抄，揽住我的腰转了半圈，我的双脚便稳稳地站到了地面上。

他牵过身侧一匹毛色漂亮的小白马，递给我一支乌油油的马鞭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是给你准备的。”“这可是小马驹？”我伸手摸着那只小白马的毛发问。“是。”他答道。“我不要马驹，我要你的坐骑。”我平静地提出令他惊讶的要求。“我的顿河马烈得很，不适合你骑。”他拒绝了我的要求。

“你可是怕了？怕我骑术比你强？”我故意挑战他的权威。“好大的口气啊！既然你这么自信，咱们就来赛一程。谁输了，可得认罚。”他一副等待我自投罗网的表情，说着便把他那匹黑色高马的缰绳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冲他挑眉一笑，翻身上马。

他的顿河马果真很烈性，而且熟悉皇太极的身形。我翻身上马的瞬间，它狂躁地踢起前腿。我两腿夹紧，努力稳住重心，顿河马双蹄落地瞬间，我用持马鞭的手不停地有节奏地拍打着它的臀部。顿河马的紧张情绪



瞬间得到了缓解。好马就是不一样，可以立即熟悉新的驭驾者。

皇太极原本担心的神色，在看到我稳坐马背之上后，变成了几许赞赏。他脱掉龙袍，露出一身黑色的旗服。看来他是早就准备好了。他也翻身跃上一匹黑马，看了我一眼，指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山说：“那是棋盘山，咱们谁先到达山顶，就算谁赢。”“皇上可千万别让着海兰珠啊！否则海兰珠赢了也是胜之不武。”我故意自大地笑着说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我拔鞭一甩手，顿河马立时便越身而去。占个先机总是没错的。他的马在我身后一声嘶吼，接着奔腾的马蹄声追逐而来。

我从小就喜欢骑马，以前也曾经养过小马驹，我最享受马上那种风与速度完美结合的感觉。在加拿大留学期间，每个星期我都会参加马术训练班，那时我的马是匹“总统马”。虽然不及皇太极的这匹顿河马锐气十足，但也算是西方名种马了。

我尽情地扬着鞭子，顿河马丝毫不减速度地飞驰着。皇太极的马渐渐追了上来，这更刺激了顿河马，它奋力地越身突现，试图拉开距离。我歪头看了眼一脸酣畅表情的皇太极，他回我自信迷人的一笑。“驾——”他高喊一声，挥舞下颇有力道的一鞭，居然超越我而去。我连甩数鞭试图赶上，但是只能望着他奔驰马上的挺拔背影。

眼看就要到达山脚下了，皇太极却突然收紧了缰绳，减缓了马的速度。我到达他身边时也减慢了速度。他注视着前方一片绿油油的农田。现在正是春末，植物滋长的季节。远处几个农夫正拉着牛车往农田里浇着水，那些农夫都是汉人的打扮。

皇太极停下马，对身侧的我说：“咱们过去看看。”我帮他将马绑在一棵大树上，这时他的贴身禁卫军也追了上来。皇太极示意他们不要惊动农家。然后便牵起我的手走进农田。

“老人家，今年雨水可充足？”皇太极走近一个老农问道。老农站起身，抬了抬宽大的草帽檐，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我们，他看到我们彼此牵着的手时，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

“今年春雨来得倒都是好时候。”老农不太敢注视一脸威严的皇太极，低首恭敬地回道。“那今年应该会有个好收成？”皇太极又问。“本来咱们也是这么认为，可是谁知这些栗子无缘无故地都生病了。长了这许多的小圆斑，叶片有些都发黄溃烂了，也不知还活不活得成。”老农家一脸担忧地说着。

我顺手掐下一片叶子，细细地观察着。叶片上有着不规则形状的褐色

斑点,我知道这应该是由炭色蠕孢菌寄生引起的病害。若要治愈需要提取免疫品种进行杂交。我贴近皇太极耳边轻声说:“这是一种玉米病,若不马上采取办法抑制病情,今年很有可能颗粒无收。”皇太极严肃地问:“这病你可会治?”我认真地点了点头,然后转头问老农家:“不知这种病扩大到什么程度了,附近的庄稼可也有这种现象?”“附近几十里都是这样。这可是被虫子咬了?”老农家担心地问道。“恐怕没那么简单。”我看了皇太极一眼回答。“那是怎么了?”老农家焦急地问着。“老人家,您先别着急,朝廷不会不管的。您先通知附近的农家把最底部三至四片病叶摘下,集中用火销毁。剩下的问题自会有人替你们解决。”我安抚他说。老人家点点头向远处的几个农夫那里走去。

皇太极神情复杂地盯着我,我被他看得有些无所适从,开口问:“你怎么了?”他沉默不语,拉我走回放马的地方,将我抱上马的瞬间说道:“咱们上山吧。”

我们一路各怀心事地策马登上山顶。周围都是云雾缠绕着的一片云海,四周被葱郁的树木覆盖着。皇太极走过来,拉我坐下说:“还记得你生病的时候,我答应你来看落日余晖吗?”我点点头。“你生病的时候,那种久违的恐惧一直缠绕着我。我怕你离开,这种恐惧感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感受过了。上次还是我十二岁时额娘去世的时候,我好害怕世间从此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他紧张地拥住我,就像抓住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一样。“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,让你担惊受累了。”我真没料到他曾如此惧怕过。“不是你不好,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”他自责地说,“我保证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一分一毫。”

“有谁伤害我了?”我不解地望着他。此刻的他眼神那么不安,让我感觉自己心中一直的问题要浮出水面了。

他转头起身,望着远方背对着我问:“你可知自己为何生命悬于一线?”“伤寒。难道不是吗?”我越来越困惑了。“起初是。可是后来则是因为——中毒!”他声音竟然低沉得可怕。“中毒?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封锁了消息,因为目前这个时候我不能大开杀戒,以免祸起萧墙。但是,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对你投毒之人。不论是谁施加与你身上的我都要他日后十倍偿还!”他的声音充满了冰冷的杀气。

“我是如何中毒的?”我回想当晚宴席,每个人所饮所食都一样,为何单单我会中毒?“有人在你喝的汤药中下了舞龙兰,一种由马樱丹中提取的



夺人性命于旦夕间的剧毒。”他咬牙地说。“查到是何人所为了？”不管是谁，这个人绝对想将我置于死地。会是后宫的女人吗？她们有如此大的胆子吗？我明白自己会有麻烦，却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快。

他回头望着我，没有开口，眼中的困境令我心疼不已。我走过去环住他的腰说：“这个皇后之位我坐不得，不论是功还是德，我都难以服众。我不想给你添麻烦，也不想给自己带来危险。皇后之位就留给别人吧，你只要把自己留给我就好了。”“你真的不在乎？”他需要我肯定的回答。我表情认真地摇了摇头。他深情的双目在夕阳的余辉下显得那么深邃，那么好看。他的唇缓缓地落下来。此天地之间，我什么都可以退让，对于他我绝不放弃半分。皇后的位置谁在意就给谁好了，我在乎的只有他，一个用情的男人。

第四十三章 豪格

从棋盘山回宫的路上，皇太极坚持不再让我骑马了。“你大病初愈，不可劳累过度。”他不由分说便霸道地拉我坐进马车。马车行到山脚下时，我远远地注视着农田对他说：“那玉米圆斑病不可不治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就放我出宫几天。等找到免疫的种子我就回宫。”他不说话，只是探究地注视着我。我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身份，私自出宫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总不能“见死不救”吧，而且他今年所需军粮终究是个问题。

他沉思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其实，目前宫里几乎没人知道你病愈了。在我没有十成把握的时候，我还不打算拿你的生命再作赌注。”难怪今天我必须坐在马车里看着哲哲她们站在外面了，也难怪我宫中的人个个都是谨慎小心的，而且我生病期间根本没有任何访客，原来我成了“见光死”。估计现在大部分人眼中的海兰珠就是个病入膏肓的倒霉鬼。

“那么说，我若现在出宫，根本不会有人注意，是不是？”我有些开心地问他。眼下的状况简直是完美无缺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，反正皇太极封锁了我的宫院，我究竟在不在宫里面根本不会有人知道。“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出宫吗？”他流露些许受伤眼神注视着我问。“不是的……其实我心里是也有一点点想……好吧，我承认我确实想出宫。”在他越来越严肃的目光下，我最后不得不实话实说。“不过，我想出宫不是因为皇宫不好……”“只是还没有好到让你心甘情愿地待一辈子，是吧？”他极其理智地问，看不出真实的情绪。“我进宫前自由惯了，而且皇宫里和我合拍的人太少了，活得太辛苦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逃跑了。”我伸出双臂主动抱住他，坦白地说。

他宠溺地笑了，低头用自己的脑袋轻轻磕了我的头一下，说：“你若想出宫散散心也好，不过要约法三章。”“别说三章？就是三十章，小女子也不敢不从。”我假装低眉顺眼地应道。他轻捏一下我的鼻子，换了副认真的表



情说：“第一，我派给你的人必须寸步不离，你要保证自己绝对的安全。第二，只给你七天的时间，到时不论庄稼的病疫解决得如何，你都必须按时回宫。第三，待在宫外的时间全部留宿豪格府上。”

什么？！他居然安排我住到豪格府上。若是由我挑，豪格家绝对也是排第一位，只不过是倒着数。自从厄吉娅的事件后，我对豪格简直充满了排斥感。不是我固守偏见，而是世上能做出像豪格那么冷血事情的也没几个了。

看皇太极一脸固执的表情，我也只能机械化地点头答应了。虽然是住豪格府，虽然只有七天，总是聊胜于无啊！没有后宫的吵扰，没有政治权利中的辗转，天知道我多么想呼吸些自由洁净的空气。

因为不想引起宫里人的注意，所以素玛与我平日里贴身的几个都不能随行出宫。皇太极挑选了禁卫军里两个身手不错的巴图鲁跟在我的身边，至于贴身的丫头就要等到豪格府上再配了。

当天夜里到达豪格府邸的时候，豪格居然并不在府上，玠戈葡紧张而兴奋地在别院里为我张罗着各种日常用品。“侧妃，把赫媼给您调过来伺候起居吧？”玠戈葡边将我带出宫的几件男旗装摆入衣柜边问。“赫媼可是你刚到皇宫时，我送你的两个丫头之一？”我觉得这个名字熟悉得很。“侧妃所言不错。金莱朵与赫媼都是侧妃当初赏赐给玠戈葡的。”玠戈葡回道。我思考了一下说：“还是算了吧。越少人知道我出宫越好，使唤丫头你就给我安排个面生的吧。这几日留宿府上我也尽量不踏出别院。另外你也改个称呼吧，别叫我侧妃。”“那就和您带来的人一样叫少主吧。”玠戈葡笑着为我倒了杯茶道。我点点头。

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“站住！”一个喝止出自我带出宫的巴图鲁之中的一个。“小人是肃亲王府管家，来寻我家大福晋。”一个恭敬的声音回答。

我与玠戈葡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她走去门口，打开门问来说：“掌札，怎么了？这么冒冒失失的。”“回大福晋，王爷有话传给贵客。”管家口中的“贵客”难道指的是我？玠戈葡回头看我一眼，我示意让他进来。一个年纪大约四十岁的太监进入屋内，跪地行礼道：“奴才掌札见过少主，给少主请安。”“起来吧。”我惊讶他口中称呼的也是“少主”。“我家王爷请少主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，王爷命奴才伺候少主前后。”掌札起身后，禀告说。“那麻烦你了，也替我谢过你家王爷吧。”没想到豪格会把府上的管家调过来给我使唤。

“掌札，王爷可回府了？”玠戈葡关心地问道。“回大福晋，王爷说这几日就不回府了。旗内有些军务急需处理，王爷这几日就留宿军营了。”掌札低首答道。“原来如此。难怪这么晚还不见王爷回来。”玠戈葡似是有些失望的自言自语。

我想豪格应该是躲着我吧，虽然我与他并无什么直接瓜葛，但是彼此身份却是尴尬的，而且哈达公主的事情也似添加了一道无形的隔阂。相见的确不如不见！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便带着恪蒙、郝步两个禁卫外出寻找免疫的粟米种子。大半天跑下来，居然毫无所获。受感染的耕种面积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，疫区内部虽有仍未被传染的极少部分，但是我对提取来自传染区内部的免疫苗没有信心。到中午的时候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春末夏初的热潮似是已经翻滚而来。我们找了个普通的茶棚，打算坐下来歇歇。

恪蒙去放马，郝步陪着我走进茶棚，我们挑了个背阳的位置，刚要坐下便听到背后传来一阵怪笑。我闻声回头扫了一眼发出怪笑之人，却见到一个尖嘴猴腮长相，满族打扮的男人一双眼贼溜溜地上下打量着我。他噙着猥亵的笑容对身边的跟班说：“瞧那小爷长得多俊俏，比姑娘家都不知强几百倍，看得人心里痒痒的。”他身边的几个小喽罗下流地附和着道：“爷要是喜欢就带回府上。”

郝步双眼冒着火花，眼看就要冲上去，我用眼神制止他，转过身去小声说：“坐下！不要自找麻烦。”郝步松开双拳，听从命令地坐了下来，不过犀利的眼神还是不曾离开那无赖。我为郝步倒了杯茶，轻松地说：“喝杯凉茶，降降火气。”“小的不敢。”郝步受宠若惊地说。放马的恪蒙也坐了下来。郝步迅速递了个眼神给恪蒙，恪蒙顺着眼神看过去，也开始聚集战斗力，全身戒备。我沉声说：“喝茶！歇好了就走。”我时间紧迫，才没空闲消耗在一群流氓身上呢。

可惜有些人今天注定想在老虎口中拔牙。那无赖居然自寻死路地走了过来，坐到我对面，邪恶地笑着搭讪道：“小爷怎么称呼？可也是旗人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损他几句，郝步与恪蒙已经失去了耐性。两个人几下就收拾了那十几个人，并将那个无赖摁倒在木桌子上。“你们知道爷是谁不……哎呦……别打了……大爷饶命啊！”他惨烈地叫着。我边喝茶边欣赏着动作片，身边带着高手出门就这点儿好处，随时有现场直播的真人打斗场面可以看。

周围围观的人看到这伙人被制服了，居然都拍手称快。“这些旗下人



真坏，早该有人收拾他们了。上个月他就强抢了东村一个干净姑娘！拿咱们汉人简直不当人。”一个人的话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。看来今天的闲事还是管对了。我对茶棚的小伙计说：“麻烦给我拿些红辣椒来。”小伙计迷茫地应声而去，不一会儿端了一大碗磨碎的红辣椒出来，放到我面前的茶壶旁。

我对恪蒙说：“让他脸对着我。”恪蒙抓起他的头发，让他正视着我。他装出一副可怜相，想求情却被郝步后背一拳打掉了全部的话。我摇头故作同情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。既然被你这双眼睛看上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，那我就帮你治疗一下这万恶的根源。”

我将数滴辣椒水弹入他的眼睛，他连续尖叫了起来。我问：“贵府上可有强抢的民女？”他双目难过地睁不开，皱眉闭目地喊道：“有、有。”“有多少？”我又问。“没、没数过，有些已经自寻短见了。”他恬不知耻地答道。“败类！旗人的名声都让你败光了。”郝步发狠地说着，下手就是又一个重拳。那无赖嘶声狂叫着。

我对恪蒙说：“把他们交给官府，再带几个人去他府上把无辜的女孩子都放了吧。”“是，少主。”恪蒙扭转着他的双臂，将他反手捆绑了起来。郝步牵了马走过来，帮恪蒙将那群流氓绑在马后。恪蒙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拉着这些败类扬长而去。我付了茶钱，与郝步翻身上马，继续往前寻找我要的抗病种子。

一路沿着东面几个农庄寻下去，却依旧一无所获。我每经过一个农田都会通知农家先做简单的处理，控制病情。“少主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已经跑出来很远了，差不多该往回返了。”郝步恭敬地提醒道。我看了眼远方，心想，若不找到妥当的办法，就今天看到的感染面积而言，损失已经相当可观了。“再往前看看吧。”我骑马率先行了出去。郝步紧紧跟上。

当我们开始往回返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恪蒙依旧没有归队。既然找不到免疫的种子，我的全部心思就该放在杀虫药剂的有效配方上，我在马背上沉思着。郝步一直极其警惕地注视着周围。“少主，小心！”郝步大叫一声。我回过神来时就看到前面一个巨大的障碍物阻挡了去路。我马上收拉缰绳，停下奔驰的坐骑。

郝步翻身下马，上前查看是什么阻挡了去路。突然十几个乌麻麻的人从隐蔽处跳了出来。我的马嘶吼一声，踢起前腿。郝步退靠到我的马边，抽出战刀，杀气腾腾地说：“估计是些截路贼，少主退后些，以免溅到血迹。”我今天还真是走运啊！先是见识了流氓，现在该见识山贼了。出宫第一天

就收获颇“丰”啊！

冲出来的十几个蒙面人见状也都亮出了凶器，一把把刀片在月光的反射下，发出触目惊心的冷灰色。一个声音对为首的男人说：“老大，好像是两个旗下人。穿的还都不错，估计身上能有货。”为首的男人开口对众人道：“留货不留人！”众人应声冲上来，郝步转身抽刀瞬间，已经有一人应声倒下了。

我紧张地调转马头，尽量退开些。既然我帮不了郝步，就别给他添麻烦。郝步的功夫的确了得，根本无人能靠近他身侧，可惜他终究双拳难抵四脚，牵制不了全部山贼，其中两个大汉居然趁乱冲我跑了过来。我甩鞭欲驾马逃避，却不料马鞭末端被为首的那个男子更快的抓在手中。在他大力拉扯之下，我掉落马下。“少主！”郝步大喊一声，欲杀过来却无奈被太多人纠缠阻拦着。

我迅速从地上爬起来，刚才摔下来的时候，帽子已经掉了。“老大，这是个女的。长得还挺漂亮呢！”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响起。我被他们赤裸裸的眼光看得一阵恶心。“你们要钱，我给你们。”我扯下身上的钱袋，将钱大力地丢散开去。其中一个兴奋地朝银子散落的地方跑去，但是为首的那个却不为所动，始终狰狞地盯住我。我突然感觉自己犹如肉在砧板上。

他一步步走过来，我边倒退边四下环顾寻找我的马。刚才受到惊吓，居然让它跑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。我正努力地思索着其他的逃生办法，那男人却犹如一个恶狼扑了上来。我本能地抱头蹲下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后，一个重物狠狠摔倒在我的脚边。我抬头望过去，居然是那个为首的男人，面朝下倒在地上，后背心口处插着一支利箭。我向远处望去，月光下一个看不清的身影立在马上，一只手中依旧持着弓箭。

而那个去捡钱的男子，看到他的首领瞬间毙命，气愤地举着刀向我冲了过来。我本能地朝那个马上的身影跑去。瞬间我感觉另一支箭擦着我的头顶极速飞过。身后的人刹那间也失去了声息。

我迟疑转头的瞬间，背后传来一阵狂烈的马蹄声，我被一只健壮的臂膀拉上马背。“郝步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”我身后的男人扬声说道。“属下遵命。”郝步打斗中依旧不忘应声。

月光的照射下，我看清了身后的面孔，我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怎么会是他？！

快马奔驰了一刻，居然到达了正蓝旗盛京外的驻扎军营。豪格爽利地跳下马，并小心地扶我下马。“你刚才怎么会出现？”我站稳后，问出了第一



个问题。豪格无表情地看我一眼，回道：“你认为呢？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个罪责豪格可担不起。皇阿玛既然把你交托给我，我就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。”豪格说完在我面前作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我随着他进入军营。

不多时，郝步与恪蒙都来到了正蓝旗军营。豪格安排我们今晚暂时留宿军营，因为回盛京的路途还很远，估计赶回去城门也已经关闭了。

不知是因为晚上受了惊吓，还是疲劳过度，我居然失眠了。我刚走出军帐，就看到不远处豪格的背影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“今晚真得谢谢你了。”我站立在他身侧诚恳地说。“这句‘谢谢’从你口中说出应该不容易吧。”他目视着前方一片空旷说。“此话怎讲？”我不解地问。“你不是一直对我没好感吗？”他问得云淡风清，似乎根本不在意。“咱们彼此彼此！”他也不见得对我有多少好感吧。

他转头注视着我严肃地说：“你错了。我对你绝对没任何偏见。”“虽然你这么说了，但是我依然会说我对您心存芥蒂，你不会太难过吧？”我坦白地问道。虽然他救了我，不过一笔归一笔。他却笑了，说：“早料到了。”我们彼此沉默了一阵，豪格突然好似自问地道：“真不理解，皇阿玛怎么能安心将你这样的女人放出宫？”“我也不理解，宫外那么多人，你阿玛为何偏偏让你看着我。”我随兴也补了一句。豪格不置可否地笑着，就好像他知道理由一样。

排除穿越掉的三百多年，其实豪格是宫里宫外唯一和我年纪相仿的人，不过他走的人生路明显与我不同，所以估计我们之间还是很难发掘出共同点的。

第四十四章 如影随形

军营的生活环境远比我想象的艰苦，这里没有高床暖枕，基本生活条件简陋得甚至可比八年抗战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将士们习惯了艰苦。看着迎着朝阳整齐操练的士兵，我心中更加感慨“乱世造就英雄”，越是恶劣的环境才越能激发人类潜在的无限能量。

尽管我一夜无眠，仍是不敢倦怠地清晨就牵着马走出军营，继续上路寻找我要的东西。突然想起还没和豪格打招呼，正欲回头让那步去知会一声，却被不远处一个人影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豪格牵着马悠闲地靠在一棵大树下，双目望着我从军营走出来的方向。

“别告诉我，你是在这里等我！”我走过去疑惑地注视着他问。“经过了昨晚的事情，你认为我还会放你独自上路吗？”他拿反问当回答。“你这个王爷做得很清闲嘛！居然有时间陪我‘游山玩水’。”我故意讽刺他道。“你想怎么说都可以，总之，别想几句话就打发掉我。类似昨晚的情况决不能再次发生。我冒不起这种风险。”他虚伪地笑着说。这不是明摆着拿我当累赘，公开地宣布我就是个离不开他保护的废物。

豪格轻松跨上马，目视着前方说：“你不是没多少时间吗？这么盯着我看只会耽搁下去，对咱们谁都没有好处。”我收起杀人的眼光，换了个假笑说：“谁说没好处，至少我发现了你长相的独到之处。”他好奇地低头看着我问：“什么独到之处？”“人的长相可以用美丽、漂亮、英俊等很多形容词来形容，但是这些词汇面对肃亲王您的容貌时统统显得苍白无力，唯一能淋漓尽致表现您的词汇只有两个字——‘自大’！”我故意地强调着最后两个字。豪格带着好笑的表情，假装恍然大悟地说：“我说总感觉咱们哪里相像，多亏你‘一点点醒梦中人’，原来咱们是‘长相酷似’啊！”我也翻身上马，扔给他一句：“自我感觉太良好的人总会认为别人与他相像。”

我没留给他废话的机会，甩鞭纵马远去，豪格一阵狂笑声穿越而来。



如果我有魔法能让一个人从我面前消失,那个人绝对是豪格。不过看来他这帖“狗皮膏药”是没那么容易被甩掉的。

我今天换了个方向,改选西面为搜寻范围。快近中午时,我在一个小农田里找到了大片的未被感染的粟米品种。经过一番彻底的检查,我初步确定了这些种子可能就是免疫的品种。我兴奋地拉着正在耕种的老农家问:“可不可以让我们采几株粟米?我会付钱的。”老农还没来得及回答;不远处的豪格却迅速地拔出腰刀,顺手割下了几株绿色的幼苗,摆到我的面前。老农家露出些许心痛的神色,望着那些已无生命的幼苗。

我责备地瞪了豪格一眼,摇了摇头,说:“我要用这些幼株来交配,你这么做只是造成了它们迅速的死亡。浪费!”豪格不知认错地居然怪笑起来,问:“交配?你拿这些粟米交配?难道它们有雌雄之分不成?”他越说越笑得夸张。我无奈地大叹一口气,没知识真可怕!我抽出他手中的一株幼苗,指着重要的部位对他说:“这是秆顶,粟米的雄蕊长在这里,雌蕊则露在穗苞外,极其容易辨认。你不会认为只有公猪与母猪才能交配吧?!”

老农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,郝步与恪蒙也憋得满脸通红却不敢笑出声。豪格不好意思地扔掉手中的全部幼苗,但依旧嘴硬地说:“我又不是种地的,谁会在意这些。”我也懒得理他,转身对老农家说:“附近的粟米地都感染了病虫,我想移几株您地里的种苗去受感染的区域,看是否能存活。”我边说边塞了些碎银子到老人家手里。“成!成!大爷您随便想移多少就移多少。”老农注视着手中的银两,兴奋地说。

整个下午我把时间都花在幼苗的移种上,郝步和恪蒙帮忙着跑东跑西,而豪格则是百无聊赖地坐在田埂上东张西望。一切工序完成后,我找了个清水洼正洗净手上的泥土,豪格靠过来,很严肃地问:“你究竟是什么人?”“你什么意思?!”我被他一句话射中了要害,难道他在怀疑我的身份吗?他不在意地小声说道:“宫里的后妃谁会弄得自己这么满身泥土,谁又会在乎什么农田里的虫害?你不花心思牢牢抓住皇阿玛的宠爱,却莫名其妙地跑出来做这些不该女人管的事儿,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是不是都是些杂草。”

我吓了一跳,还以为他看出什么来了呢!我丢给他一个虚假的笑容,说:“长草的脑袋总好过注水的脑袋,至少我不会像你这样重武轻农。”豪格的视角比皇太极简直差太远了,还好将来皇位不是豪格坐,否则看他一副武力至上的表情,还到处抓壮丁充军,然后造成全国范围的饥荒?做个